

## 追梦人

“涂指甲时先给指甲打底，霜剂涂在指甲根部和周围，上保护层，开始涂时在指甲根部中间一笔，像写毛笔字毛似的，再沿指甲两侧涂一笔，平均刷三次，这样可以防止脱落。指甲下端半月状的部分留下空隙，最后用细签蘸指甲油去除剂，在外表皮肤和指甲边缘涂擦，去除多余的部分，最后上亮光剂，固色增加亮度。”操作要按老板发的那份《工作指南》进行，即使是份修指甲的工作也要做到标准化。

李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嘴上戴着口罩，为了保持操作时绝对清洁；来这里消费的客人还不错，做完手接着做脚：洗脚、按摩、足部护理、去死皮、修剪脚指甲、涂脚趾甲油。洗一次 40 美元，小费有时能收到 10 美元左右，客人因为拿捏到位发出轻微的喘息，额头微微渗汗，空气里弥漫着佛手柑或依兰的精油味，还有足浴药包里红花、决明子、川穹的味道。休息的时间大家轮替，李金站在走廊上，总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这里长期滤尘除菌消毒抑螨，干净得像医院。

这家“美甲&足疗店”的玄玄关处贴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全身穴位图，带点奇诡的异国色彩，就像印度餐馆四壁贴着绘了大梵天、奎师那的画，艳丽如电影海报。脚上穴位多：大钟、水泉、然谷、涌泉、太溪、照海，她以前拿本《人体经络实用手册》照着学，每个穴位都有不同功用。她告诉客人，“太溪”对月经不调、阴冷有好处，“涌泉”能治失眠头疼，接着再强调一下“阴阳”协调的功用，她们就吃惊地睁大眼睛，对于希望靠脚底按摩治疗隐疾的客人还是管用的，这种中国式的“反射疗法”，比洋人的管用得多。

她曾经在东莞一家洗脚屋干过，所以上手快。那是几年前，洗脚屋的姑娘们都穿白褂化淡妆，气质不俗，老板实行国际化管理模式，员工们业余时间互相修脚，涂指甲，背员工手册，她们起了英文名和国际接轨，名牌挂在胸前方便识别，在一堆 Flora、Mary、Jaky 里她是有点与众不同，“李金”变成“Frannie”，代表旧世界的约束、遵从、畏惧随着这个名字慢慢解脱，她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不止像中文名寓意的日进斗金富贵无忧。

他们家庭的传奇仅限于她，这个传奇也根据人们的好恶一再删改。

她的书念得不坏，英语很下了番功夫，但其他功课太糟，高中毕考上了三类师专的英文系。毕业分去祁阳的中学教英语，一开始很受重视，但管不好班上的学生，没法教下去只好辞职；后来她去东莞电子厂打工，工厂环境太差，要不就是风水太差，厂址建在一个巨大的乱葬岗上，她去的时候，一星期就有五个工友从宿舍窗口跳下去。心理学专家说“这是个体和社会间的联系发生障碍和离异的必然结果，要加强心理辅导，强化劳资双方沟通”，心理学不能奏效，又请了五台山高僧做法事、祈福，还是不能消除这地方的晦气。信佛的港商多日未眠患上神经衰弱，经过美国来的牧师的指点，改信了主耶稣，把厂址迁去郑州。她只好转去工厂附近的一家洗脚屋学修剪指甲和脚按摩，坐着干活比一直站着强，上厕所吃饭不用赶，半失聪的左耳也慢慢恢复了听力。

再后来她去了深圳，在“全球五百强”企业“BANG SALE”做收银员，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检测售卖商品是否有问题，收款付款吐字清晰，提醒客人当面点清余额，严禁“摔甩扔丢”余额和货物给顾客。她自认干得不错，不过这国际连锁超市的前景似乎也不太好，07年退出日本，08年退出韩国，10年退出俄罗斯市场，12年加拿大又裁了400名员工，相比之下大中华地区还算不错，连续几年都没有有裁人，证明经济一直稳步上扬。不过李金是个例外，她被裁了，原因她自己不清楚，也许是那天没点算清楚余额，对顾客态度生硬，或者偷偷戴了耳塞听音乐，多解释也没用，上班时间开小差总归不对，尽管生活很枯燥乏味。

她一直没能在工作单位找到合适对象，一晃已经27岁，有一天想开了，不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走上街头发放征婚启事，她精心打扮了一下，红旗袍，脚上踩对“恨天高”，脸白、眉眼黑，脸上有时掠过微笑，但看不出忧愁还是快乐——大胆的举动配上奇异服饰令人印象深刻，被人拍下来放到网上，接着上了好几档相亲类节目，站在那些高挑的美女中李金有些格格不入，她不足一米六，言论偏激总引起争议，长得不美又太尖锐总归不太讨喜，这类节目能觅得良人的概率并不高，没人当真。她跑出街面拦住路人发征婚启事的视频点击率倒是很高，看了能让人在愁苦绝望的时候都笑出来。

接着她还上了报纸杂志，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：女权主义者看到了现代女性的婚姻压力，传媒业者看到相亲节目的巨大市场潜力，阶级论者则发现被支配者被压制者的窘境。跟她一样的普通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命运：脚在泥泞，无法仰望星空的困境。有记者跑去李金家问她母亲怎么看，麦克风直接戳到嘴边吓坏老太太：“其实你不说也没关系，她博客有写，配合一下我们拍张照采访就结束了。”现在新闻写作更像写小说，记者按自己的意志写出来，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一切。李金的母亲不知道除了上电视台征婚，女儿还有自己的博客，只要有网路都可以浏览她的人生，这是种把自我放到最大的做法——李金的博客里把配偶要求细化，附上自己照片和评论，她希望对象“具有国际眼光和征服世界的魄力”，如果身在美国，常青藤名校毕业最合适。李金喜欢给自己订一些短期目标，并写上“想到就要做到”这样的自我激励的话语，每篇文章看上去都像时下流行的励志类丛书缩写版。

关于李金怎么去到美国，始终是一个谜，这件事总让人有梦想成真的错觉，未知之地总是令人憧憬。

拒签率高达 55% 的时候，她通过旅行社递交资料，说是想去纽约旅游，在签证官面前表现得不错。李金告诉他，她有份不错的工作，公司是“全球五百强”之一，有积蓄，不会滞留不归，不会移民。态度诚恳，言语简洁清晰，微笑微笑再微笑，会面仅有的 5 分钟展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，“全球五百强”工作过的人是不太一样。站在李金前面有几个人，说是参加国际瓷器节，态度暧昧言辞闪烁，就算参加国际商业活动也照样被拒。李金不知道签证官的标准是什么，不过他放她一马，那是圣诞节前一天。

一个月以后，有人在纽约的某个餐馆看见了李金，她在传菜打单，“真没想到李金来了美国，她看起来挺开心的”，这条微博当天被转发 3100 次，评论 2456 条，大家对李金的故事有兴趣，在波澜不兴的常态生活里，她像投进湖心的那颗石子，溅起圈圈涟漪。

因为有博客，人们能了解她的经历，每件事按她的叙述方式记录下来。

刚开始她在“喜福会”餐馆打工，老板是个文艺青年，念比较文学拿了博士，不想继续念博士后，也到了该循规蹈矩的年纪，开了这间小店。同一条街上，韩国人开干洗店，印度人开小超市，中国人的乡愁浓缩在舌尖，“家乡风味”排遣了异乡人的局促不安，生意好，永远座无虚席。雇佣她无非两条：肯吃苦、英文好。前者比后者更重要，李金每天在餐馆忙得脚不沾地，一个人转八张台，有时候会觉得世界突然在眼前凝固了，脑里只剩下了菜单，腿灌了铅似的迈不开。餐馆内永远热气蒸腾，饭菜的味道混合着人呼出的气息，只有走到餐馆门口才能感受到空气清新冷冽。

这份工作并不理想，冬天时地上结冰她摔坏了腿，唐人街的跌打师傅没能医好她，李金再不能健步如飞，她跳槽去了“美甲&足疗店”，看起来似乎更对路子，她只需要动手就可以了。店里的设计中西合璧，门口用草书写着“小西天”，空气里弥漫着精油和足浴药包混合的味道，墙上镶着 28 寸平板电视，新闻永远是美国当地新闻，似乎世界的中心只在美国，其他地区只是点缀；以前她喜欢新闻，让她时刻关心时事胸怀世界，不过抵达了“世界的中心”，你会发现不过如此。不过她很满意的是夏天室内温度低，像到了北极。

晚上九点她回到狭仄的出租屋，面对空空如也的墙壁和床，桌上放满了信用卡的回单、各种优惠券、银行清单、罚款单——代表着她和外部世界的关系，职业关系、友谊关系等等。她常去同一家超市，陆陆续续买些东西，准备好回去送人，吉列电动剃须刀、雷朋太阳镜、耐克运动鞋、美宝莲唇膏，不过家里说其实最需要的是奶粉。什么时候还乡她也不知道，也许等安定下来，她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大袋里，积少成多堆砌出一种丰足的效果，衣锦还乡是一种错觉，占据在每个移民者的心里。被放逐的记忆通常会在午夜时进入到新鲜的记忆里，在漫漫长夜醒来，路灯在深深的雾霭里浮现，使人有种想哭的错觉。

她也给家里打过电话，永远是日夜颠倒的感觉。skype 的国际卡 2.5 美分一分钟，有时串线，电话那头是一个沙哑的女声，固执地叫她“小景”，直到有一次李金确凿地告诉她“打错了”，那头陡然挂掉，只剩下深不见底的沉默。有时对话会突然中断，她绝望地重复“喂…… 喂……”，

大量的噪音隔绝了她和母亲的通话，通话顺利时也是她说什么母亲听着，只是听着，这样的对话显得空茫。开始是想念，慢慢想念被时间侵蚀，彼此习惯了亲人不在旁侧的缺失，最后只剩了无尽的空虚。至于工作的福利待遇，她没有提起，没有医疗保险、人身保险、优秀员工奖励计划，更不要说在工作的地方能碰到合适的对象。

大哥跟她联系不多，收到奶粉客气地谢谢她；倒是小弟弟给她写电子邮件，在 QQ 上碰到会聊几句，他问她是不是胖了，钱够不够用，去了哪些地方玩。她告诉他目前还没有出游的打算，钱够用一个人花销不多，美国总的来说是个自由的世界，没人管你你也不用管别人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很好。他们之间变得温和融洽，比起电话无休止的干扰和后延，及时对答产生了一种和蔼的分寸感。少年眼中的美国简化为巨大的购物商场和迪士尼乐园，但她的描述不够有趣。

小弟弟问，姐你还在写博客么。

她迟疑了五秒钟，没有继续，合上电脑。

博客她早就不写了，这曾经是她和外部世界的一种奇妙隐秘的关联，用文字构筑出每一次冒险，显示自己那微小的愿望和野心，每件事都描述得栩栩如生、写实得近乎残酷，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工作；有了微博之后，这种沉重的书写方式被取代了，微博一条限定 140 个字，随时随地可用手机上传，适合这趣味飞速变化的世界，也适合她的工作性质，不需要多么细致深刻的描述，只言片语都能激起回响，如果正对观者口味，还会引发疫病似的狂热；可惜她的关注度正在降低，因为更新鲜重大的人与事接踵而来，她不再像最初能引起狂热的关注，喧嚣和骚动完了只剩下寂寞，人们慢慢忘记她，不重要的事情通常都会被忘记。

她上过几次电视，是当地中文台的征婚节目，也许因为“置身于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之内，人们仍渴望一些不可预知的东西”；上过一次《人物》杂志封面，李金和众多的明星的头印在封面上，这份杂志喜欢宣扬普世价值，他们刊登李金的故事，旨在表明激情也是一种天赋，她追求的那种奇妙的缘分并不虚幻，一定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，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一次，梦想

支撑人们前行而且必将实现。温和的笔法不会提及人们追逐梦想时，也必须习惯新世界带给自己的屈辱和打击。

日子慢慢过去，李金终于认识到，她所求的姻缘不在这里，她所以为的平静生活也不在此处，她走得太远，回不了头了。这是一种顿悟，带点儿悲哀的清醒。她坐在电脑前，一条一条删掉那些自己留下的记录，直到完全空白，她的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，严禁放弃了曾有的执着的控制。

删掉所有微博的那一天是星期一，她的休息日，她一路上慢慢地走走走，终于看清那些银行、电影院、超市，白天因为光线充足它们看着都很漂亮，不像夜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阳光始终照不到所有的建筑物的下端，它们像一堆巨大的植物静默地矗立在那里，有点凄凉。

最后抵达那家她工作过的餐馆。

空气中弥漫的饭菜香味如此熟悉，舌尖上的怀乡能引起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惆怅。门口巨大的景泰蓝花瓶，墙上朱红翠绿的荷花，小茶几上供着金线绑牢的富贵竹，桌子上艳丽的假海棠，它们和西式的调料瓶、蜡烛、刀叉摆在一起——强烈的比照给人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，门内是太虚幻境，门外才是真实巨大的美国，夹在中间的她微不足道。

老板最爱放凤飞飞的歌，感情浓郁地从《望春风》唱到《冬暖》，一瞬间四季都过，异乡人便没了乡愁，一支新曲子响起前奏无比熟悉，她抬头，是她最喜欢的《追梦人》。

顶上大灯当头照射，突然就心明眼亮起来，一切就像一个不近情理的梦，她内心唤起记忆，脸上掠过微笑，看不出是忧愁还是欢喜。

这一路跌跌撞撞。她几乎忘了自己为何而来。

那一瞬间，她怔了怔，眼泪滴下来。

（字数：4900）